

楔 子

學校放暑假的前夕，也是公布月考成績的日子。

殷粟揸著背包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綁在腦後的馬尾隨著她的步伐輕輕左右擺動著。小學五年級的她已經有金錢概念了，她知道家裡不是很富有，說直白一點，她家是屬於中低收入戶。

她父親是一間小公司的保全，母親因為產後疏於照顧，身體虛弱，沒辦法外出工作，只能做點家庭代工，賺點零花。

平時殷粟放學回家做完作業後，就會幫忙母親一起做代工，不過今天她還有一些其他的期待，因為今天是她的生日。

每年生日母親都會替她做一個很可愛又很好吃的蛋糕，她猜今年母親可能會做巧克力蛋糕，想到好吃的蛋糕她就嘴饞。

而且她也有個禮物要送父母，想到放在書包裡的月考考卷，她小臉上的笑容更甜了，這次月考她考了全班第三名，比上次還進步一名，接下來她以第二名為目標，之後她要拿到全班第一名，父母一定會以她為榮的。

帶著漲滿胸口的雀躍和期待，殷粟的腳步也顯得輕快愉悅。

回到家，她乖巧地先在客廳寫完作業，便開始幫母親做家庭代工。

「媽媽，妳猜猜我這次月考考第幾名。」殷粟得意的笑問。

「嗯……上次是第四名，這次該不會退步了吧？」王柔故作遲疑地道。

「才沒有呢！」殷粟不由得嘟起嘴，討厭，媽媽太小看她了。

「那是進步了？」

「當然嘍！媽媽，我這次考了第三名！」

王柔慈愛地笑著揉了揉女兒的頭，「哇，我們家粟粟這麼厲害，居然考了第三名！」殷粟得到稱讚，笑容忍不住加大，她又繼續問道：「那妳再猜猜今天是什麼日子。」

「我當然知道今天是我們粟粟的生日，媽媽已經準備好蛋糕了，我們等爸爸回來吃過晚餐再吹蠟燭吃蛋糕，好不好？」王柔疼惜地望著女兒。

家裡經濟狀況不好，女兒生日她只能在市場買些便宜的小玩意當作禮物，她真的很心疼女兒。

「耶！萬歲！我就知道媽媽會記得我的生日，太好了，晚上有蛋糕吃！」殷粟開心地歡呼。

每年她最期待的就是生日這一天，不但可以吃到母親做的蛋糕，還可能有小禮物，因為知道家裡收入不高，平時她都不太敢要求父母買什麼玩具給她。

王柔欣慰地看著女兒純真的笑顏。

這時傳來大門被打開又關上的聲音，王柔站起身，笑笑地道：「是爸爸回來了。」殷粟點點頭，跟著母親來到玄關處迎接父親。

「洗個臉，等一下就能吃飯了。」王柔接過丈夫脫下的外套，溫聲道。

「爸爸。」殷粟討好地喚了聲。

殷至德板著張臭臉，哼了聲，「吃吃吃，妳們這對敗家的母女，整天只知道吃，除了吃還會幹麼！」

王柔的笑容一僵，猜想丈夫大概是又被老闆罵，要不然就是賭輸了心情不好，「阿德，今天是粟粟生日……」

殷至德皺著眉啐道：「生日？小屁孩過什麼生日，哦呵……又要錢？妳們女人把養家想得有多簡單，一會兒生日一會兒過年一會兒家用，賺的都不夠妳們花！」

「別這樣說，粟粟聽得懂的。」王柔覷了眼垂著小腦袋的女兒，輕聲勸道。

「幹麼，我當她老子還不能說一句嗎？」

「我先去放熱水，馬上就可以洗澡了。」王柔勉強扯著嘴角。

「哼。」殷至德仍舊臭著一張臉走進房間。

王柔摸了摸女兒的小腦袋，見她抬起的小臉上那抹強顏歡笑，心底暗嘆自己嫁得不好，卻沒有改變的能力和勇氣，畢竟她這副虛弱的身體，如果失去丈夫這個依靠，她連養活自己都有問題，雖然有時她也挺害怕丈夫那陰晴不定的性子，但為了女兒她會努力忍住。

殷粟看著母親去廚房忙碌，她坐回茶几前繼續幫母親完成今天的代工。

其實對父親她一直有種不願親近的厭惡和恐懼，父親很愛生氣，而且每次一生氣就會揍人，她和母親就慘了。

唉，她是不是太貪心了？以為父親至少會記得她的生日，或許還會帶個小禮物回來，就算只是一枝筆、一本筆記本，她也很高興，然後他們會很開心的一起吃蛋糕……

不過這都是不會實現的夢想，也只會是夢想。

晚餐過後，王柔見丈夫的臉色好看了些，正坐在客廳沙發上看電視，她便從冰箱裡拿出一個小巧精緻的蛋糕。

「粟粟，妳猜猜今天是什麼蛋糕？」王柔捧著蛋糕笑問道。

「是布丁嗎？」見母親搖搖頭，殷粟又問：「巧克力？」她最愛吃巧克力了。

「答對了！粟粟今年十一歲了，我們插上蠟燭，一起唱生日快樂歌吧。」王柔笑著將蠟燭插到蛋糕上，起身將電燈關了，一家三口圍在茶几前。

「祝妳生日快樂—」

「祝我生日快樂—」

王柔看著無動於衷的丈夫，低聲道：「今天是女兒生日，你就……」

「無聊，才幾歲過什麼生日！」

「阿德，一年難得這麼一天，你就……」

「妳煩不煩啊！」殷至德喝著酒，愈看母女倆愈覺礙眼，大手一揮將蛋糕掃落。上一秒殷粟還一臉開心的拍著手，期待父親一起唱生日快樂歌，下一秒她瞪著地上的蛋糕，傻愣愣地說不出話來。

「這是粟粟的生日蛋糕，你怎麼能……」

王柔話還沒說完，殷至德一巴掌便揮了過來。

「敢頂嘴！媽的，氣死我了，養妳們這一對敗家母女，這蛋糕不知道又花了多少錢，老子賺錢容易嗎？！」

殷粟聽見母親的哭聲回過神來，跑去緊緊抱著母親，跟著大哭，「媽媽……嗚

鳴……」

一大一小兩個女人的眼淚沒讓殷至德心疼停手，反而更加激怒了他，讓他下手更重。

「別打了……拜託不要打到粟粟……她還那麼小……」王柔哀求道，盡量護著女兒。

「哭哭哭！老子他媽的都被妳哭衰了！」

殷粟死死咬著已經出血的嘴唇，她討厭父親！身上已經不知道被父親打了幾下，手、腳還有背部感覺到一陣又一陣刺骨的疼痛，她抬眼恨恨瞪向父親，突然猛地掙脫母親的懷抱，抓住父親揮過來的手用盡全力大口咬下。

「該死！妳這賠錢貨竟然敢咬我！」殷至德痛得扯著女兒的頭髮讓她鬆口，又是狠狠一巴掌甩了下去。

「唔……」殷粟挨了這一掌，嬌小的身軀摔了出去，額頭撞到了茶几，劃出一道傷口，冒著鮮血。

「粟粟！」王柔驚呼上前，急忙抽了幾張衛生紙替女兒壓著傷口。

殷至德睨了她們一眼，冷哼一聲甩門離去。

殷粟的視線染上幾抹血紅，她不哭不鬧不發一語，任由母親替自己上藥，一雙大眼睛死死瞪著門板許久，再望向不斷流淚的母親。

頭很痛，可是她卻感覺胸口更痛。

每次聽同學提起他們的父親，形象總是慈祥又溫柔，為什麼她的父親脾氣這麼差，還會動手打人？她明明就很乖、很努力，今天還是她的生日，不是應該開開心心的慶祝嗎？可是父親竟然連母親親手辛苦做的蛋糕都毀掉了，父親真的很討厭，她不要這個父親了……

殷粟暗自下定決心，她一定要快點長大長高，這樣就能保護母親，而且老師說過只要努力唸書，以後就可以找到好工作，她要賺很多錢讓母親過好日子，她再也不會讓父親有機會傷害她和母親！

第 1 章

網路上名為「孤芳自賞有何不可」的聊天室裡，聚集了年齡三十歲起跳，以時下觀點判斷算是剩女的族群，聊天室會廣受女性歡迎，與在寂寞氣息聊天室名下方的小標語有很大關聯——「孤芳自賞是因為在等一個真正欣賞她的人」，這話完全切中了剩女們的心思。

其中三位單身且今天沒有約的女人正聊得起勁。

起先她們都是被聊天室名吸引，畢竟這年頭的剩女除了年紀較大，大多是在經濟上、事業上有點小成就，且帶著一定程度驕傲的女人，這樣的女人，絕大部分都有那麼一點點孤芳自賞。

混跡了一段時間，三個女人因為性格相近，再加上有著同樣遭遇，讓三人彼此互相憐惜，聊熟之後，這陣子她們已經在聊天室內另外開設私密聊天小區，在這裡暢所欲言、發洩心情，同時尋求精神上的慰藉。

「煩！我最討厭這個日子了，明明該是讓人徹夜狂歡的夜店，居然學人家搞什麼

情人節特別活動，太過分了！還說需要情人陪同才能入場，天殺的，是看不起單身貴女嗎！」化名罌粟的女人打完一連串的字後，加上憤怒的表情圖案。

「罌粟妳氣也是白氣，店家怎麼可能放過這可以大賺錢的日子，單身的曠男怨女今天本就該待在家裡，省得受氣。」化名冰雪的女人說出來的話和她名字一樣冷冰冰。

「那麼愛過節，那我是不是該建議夜店、舞廳，一年還有好多節慶不能錯過呢！像端午節，把自己包成粽子或是頂著一串粽子就免費入場、植樹節帶個盆栽入場打五折、鬼月扮鬼這老梗就不說了……噢，這樣說來重陽節不就要帶個老人才能入場嗎？哈哈……」罌粟在電腦那頭氣樂了，打完這些字，她也忍不住笑得花枝亂顫。

「罌粟姊，端午節是三大節之一，重陽節是敬老的日子，還是別開這種玩笑吧，不過……今天就算夜店開放單身者入場，去了大概也是敗興而歸，店裡肯定有很多情侶出沒。」化名柳絮的女人語氣如名字般溫婉，她是三人之中年紀最小的。

「哎喲，小絮妳不懂，我要是夜店老闆一定反其道而行，非要在情人節只開放單身者入場，而且我還要規定情侶止步，情人節是去死團的最大節慶！這不是更標新立異、不是更有噱頭嗎？這些老闆腦袋太死板了。」罌粟還是忿忿不平。

「他們那才是腦袋清醒，因為除了情人節外的日子，夜店本就是單身人士居多的尋歡場所，要是和平常一樣不就沒意思了。」冰雪毫不留情地吐槽。

「呃……」罌粟一時間被堵得無法回應，這麼說也是。唉，所以說她最討厭任何與情人扯上關係的日子，什麼二月十四日、三月十四日、七夕、五月二十日，現在更誇張了，連一三一四都能扯上邊，真受不了。

「都這個年紀了妳還看不開呀？外面那些男人不是為了妳的錢就是為了妳的身體罷了。」冰雪打完字後冷笑一聲，男人是世界上最不知道珍惜的生物。

「哦呵呵……姊看上的也是他們青春有力的肉體呀！不耐操、不持久的還滿足不了我呢。再說想當入幕之賓還得先看姊的心情，我高興就和他吃飯聊天，不開心他們就哪邊涼快哪邊去。」罌粟的回應秉持著她一慣的豪放態度，她最喜歡將那些帶著企圖接近她的男人耍得團團轉。

「罌粟姊真厲害，男生……總感覺他們就是不懷好意的兇禽猛獸，我還是敬而遠之吧，千萬不要來打擾我平靜安穩的生活。」柳絮早已沒有少女時對愛情的幻想了。

「對了，既然我們這麼聊得來，妳們有沒有想過出來真正認識一下？」罌粟提出這個疑問，沒男人可以，但現在社會非常難得遇到可以當姊妹淘的對象。

「好主意。」冰雪的回答簡潔有力，她早就有這樣的想法了，畢竟不論網路或現實生活，她的性格注定沒有太多朋友。

「太好了！我好高興能和罌粟姊、冰雪姊認識，我也想當現實的朋友，我們一定會很要好的。」柳絮覺得她們能在網路上相遇就是一種緣分。

「OK！既然全數通過，我看看……我下週得到外地出差幾天，兩週後的週末如何？」罌粟用手機查了行程後，再次提問。

兩女都回覆沒問題，三人對見網友這件事都充滿了期待。

「那我們到時約在哪？我提議信義路那間古典玫瑰園，那裡的下午茶不錯，喜歡我就先訂位。」罌粟提議道。

「好啊，那間我還沒去過耶……甜點好吃嗎？」柳絮最愛的就是甜點了。

「我都可以。」冰雪對吃喝玩樂一向沒有太強烈的慾望，對她而言重要的是共同做這件事的人。

「那好，我先訂位，我們約在……呃！什麼情況……」罌粟盤腿坐在椅子上，一邊上網查店家資料，一邊打字，突然重心不穩，差點摔下來，這是……地震！

「我這裡地震——」冰雪還沒來得及把字打完，名字就從聊天室裡消失，她斷線了。

「天啊！搖晃得好厲害，妳們——」柳絮還沒打完字，她的名字也消失了。

罌粟面前的電腦螢幕和周遭都是一片漆黑，停電了！

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的臺灣人，都認同地震絕對是場惡夢。

她扶著桌子起身，抓著手機和外出背包，猶豫著該不該逃難，她還穿著可愛卡通睡衣……

然而她還沒來得及做出決定，屋子一陣劇烈搖晃，她美麗的小臉倏地一片蒼白，驚懼慌亂中，她連忙扶著一旁的家具尋求安全感。

現在她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：完了，來不及逃了。

她甚至覺得原本平坦的地面開始傾斜，牆壁上的裂縫宛如駭人的蜘蛛網快速向四面擴張，鋼筋結構的大樓竟然發出一種讓人絕望的碎裂聲，隨即砰的一聲巨響，她眼睜睜看著房門被擠壓而有些變形。

「呵……算了……」她無奈自嘲的低笑一聲，接著爬到床上，背靠牆，抱著雙腿蜷縮著身子。

大樓持續地搖晃，臨近半夜，事務所的人早就都下班了，老闆全家昨天到日本進行五天四夜的旅遊，整棟樓就剩下她一個人，同住宿舍的曾雅琪和男友約會去了。她想，遇到這種強烈地震，想要逃離其實只是死前再更加絕望一次罷了，還不如在人生最後一刻安安靜靜地待在床上，唉，她的生命應該會在今晚宣告結束吧。死亡，也許是種解脫。

時至今日，她已經三十三歲了，仍舊沒有完成當時的決定，她還是沒有辦法好好保護母親，也想不到剛才還和姊妹們在網路上聊著天，相約要碰面，轉眼她就得面臨生死關頭，果然計劃趕不上變化，可惜呀，她以為能見見她們……

不知道這個地震覆蓋的區域多廣，她衷心希望姊妹和母親都能逃過此劫。

想起母親，她的心不由得一緊，那個溫柔可憐、默默承受一切的傳統女人……

唉，至少又一個月了吧？她都記不得自己多久沒回家了。

自從和惡魔父親大吵一架搬出來住後，她沒日沒夜的工作、接案、當家教，時常一、兩個月都不見得會踏進家門一次。

當然這都是藉口，她其實是不願意回家看到母親哀求的臉，還有那名為父親卻一心想將她嫁人賣錢的惡魔。

曾經她想靠著自己的努力讓母親過好一點的生活，可是對一個窩在宿舍背負龐大

債務的人來說，這是多麼奢侈的夢想。

說起夢想，她曾經想著要賺很多錢，保護母親不受惡魔父親欺壓……

她從小就很努力唸書，她深信這樣可以換來好工作，而她也並不負眾望，以第三名的優秀成績從T大法律系畢業，立志要當一個整治惡人的律師。

她還偷偷期待著也許上天會可憐她、補償她，讓她遇見一個真心愛她、呵護她的男人，搞不好能夠帶她脫離惡魔父親的魔掌。

錢她是賺到了，但一大半都拿去還債，她也在三十歲那年考到律師執照，可惜她還沒大顯身手名揚律師界，再說她還是個菜鳥律師，哪能挑案子，至於男人，交往超過一個月的沒半個。

「欸，沒想到要以老處女的身分死去，虧大家老說我是交際花，我卻是個連滾床單體驗都沒有的剩女，這絕對是人生最悲慘的事之一。」殷粟諷刺地扯了扯嘴角，沒辦法，誰讓她總遇上那些不可靠的男人，她自然不可能交出自己。

感覺地面愈發傾斜，她下了床，緩慢地沿著牆邊踱步到窗邊，目光朝窗外看去，整個城市一片漆黑，看來整座城市都停電了。

抬頭望去，一道彎彎細細的眉月掛在天空，粟粟輕嘆一聲，「真是孤單空虛的七夕啊……」

她將窗戶打開，深深吸口氣，突地朝窗外大聲喊道：「把我的夢想還給我啊啊啊……我去你的混蛋人生生生！」

這是她閉眼前最後的記憶。

殷粟睜開有些迷濛的眼眸，感覺自己像睡了很長一覺。

「哇……好久沒有這樣補眠了，精神百倍！」她伸了個大大的懶腰，驀然一頓，不對！她不是死了嗎？

她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身子，咦？這麼幸運，竟然沒斷手斷腳，也沒半點受傷後的疼痛……難道地震是雷聲大雨點小，沒有發生災情，她逃過一劫獲救了？

目光繞了屋子一圈，如果是被救，她應該在醫院，而這個地方……明顯是她的房間。

天空灰濛濛的，她得去洗把臉讓頭腦清醒點。

赤腳踏上地板，殷粟走向門旁的電源，她住了好幾年的員工宿舍倒是閉著眼都不用擔心撞傷。

隨著啪的一聲，電燈亮起，她眯起眼睛，等適應了光線才把眼睛睜大。

房間內的家具擺設再正常不過，完全沒有受到地震影響，但這反而讓她更加困惑。她明明記得液晶電視摔在地板上，還缺了一角，置物架和書櫃裡的東西也是東倒西歪，怎麼現在見鬼的像是讓哈利波特的魔法棒施過法術一樣，全部完好如初？不合理！

殷粟在心裡暗忖，如果她真的只是睡了一覺，作了詭異的惡夢，那 Boss 應該還在日本旅遊……啊，還有曾雅琪！

她踏出房門打算去找曾雅琪問問地震的情況。

這裡是「大勝律師事務所」的員工宿舍，其實是棟樓是屬於事務所 Boss 紀鵬名

下的財產，一、二樓是事務所接待客戶、諮詢室、簡報會議室等專談案子使用；三樓是辦公室和休息區；四樓是慈悲為懷不忍可憐員工夜宿公園的大 Boss 特別規劃給有困難的員工出租專用，目前使用者是她和曾雅琪兩位女員工，曾雅琪是事務所的行政專員，她才大學剛畢業不久，性格活潑可愛；五、六樓則是善良大 Boss 一家人的住處。

殷粟朝曾雅琪的房間步去，抬手敲了幾下門板，可是等了好一會兒都沒有人回應。嘖，這妮子不會和男友約會整晚未歸吧？情人節果然是增產報國的好日子。在殷粟有點不耐煩，打算直接開門時，她聽到了穿著拖鞋的腳步聲，但不是從房裡傳出來的，而是從她身後。

「殷粟，妳怎麼一大早杵在這兒敲門？」

殷粟聞聲便知道來人，是事務所老闆兼房東紀鵬，她轉過頭，下意識回道：「Boss 早啊，我是來……」驀地，她瞪大雙眼，Boss 怎麼這麼快就從日本回來了？

「對著沒人的客房敲門，妳睡迷糊啦？妳的房間是那間吧。」紀鵬搖搖頭說道。

「呃……客、客房？Boss 你……」她嬌豔的小臉上滿是狐疑。

曾雅琪搬來之前，這間的确是客房，可是曾雅琪不是在這裡住了好久嗎？

「我現在才知道妳還有夢遊症，哈哈……除了上個月我老婆她姪女來玩時住過幾天，這一層不就妳一人住嗎？妳要找我也得爬個樓梯，該不會是最近太累，記憶錯亂了吧？」

殷粟歪著亂烘烘的腦袋努力回想，上個月？Boss 的姪女？

「我記得妳今天排休，好好放個假出去走走放鬆心情。對了，我太太買了些早餐，喏。」他笑了笑，將拎來的早餐放到茶几上。

她傻愣愣地回道：「哦，謝謝 Boss……」

目送紀鵬離開，殷粟蹙著好看的柳眉，剛才 Boss 說這裡就她一個人住，可這不是好幾年前的事嗎？

「啊！」她猛地低呼一聲，「忘了問 Boss 地震的事！」她低嘆了一口氣，小手揉著有些發疼的太陽穴，奇怪，怎麼睡一覺起來好像什麼都不對勁了？

打開 Boss 給的愛心早餐，殷粟聽到肚子發出抗議聲，她隨手打開電視，一邊看電視一邊吃著熱騰騰的蛋餅，吃飯皇帝大，先吃飽才有力氣搞清楚狀況。

「現在緊急插播一則新聞，由於梅姬颱風帶來的大量水氣，造成北部、中部多處低窪區嚴重淹水，民眾叫苦連天。今天北部仍然籠罩在強風範圍內，請民眾待在家中，盡量避免外出……」

她原本用筷子夾了一塊蛋餅要送進嘴裡，可是聽到新聞內容，她震驚得停下動作，連蛋餅掉回餐盒裡都沒發現。

殷粟眨了眨眼，努力看著跑馬燈一再確認，她沒看錯，真的是梅姬颱風！可是她記得昨天是風和日麗萬里無雲的好天氣，哪來的颱風？而且在她印象中，這個強颱是在好幾年前侵臺的，當時還造成不小的災情，怎麼會……

目光下意識覷向窗外，她起身走近窗邊才注意到，外頭綠樹隨著風不斷擺動，陰暗的雲層，天空灰濛濛的好似還飄著綿密的雨。

好幾年前的颱風、大淹水……一個人住、客房、姪女……

殷粟感覺腦子愈來愈混亂了，她好像發現了什麼不得了的事！

「以上是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新聞，感謝您的收看，接下來請繼續……」聽到女主播的播報內容，殷粟又是一陣驚愕，如果她沒聽錯，剛剛美女主播說的確實是七年前的日期……

她像是想到什麼般飛快跑進浴室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她用力倒吸了一口氣，「哇靠！我真的返老還童了！不對，如果是七年前，我就不是在原本的時間點變年輕，這算是重生了吧！真的假的，這種事也能讓我遇到，我不會是作夢吧……可瞧這嫩嫩臉蛋的 QQ 彈力，絕對是年輕美眉才有的肌膚……我的天啊，我年輕了七歲啊啊啊！」

殷粟瞪著鏡子裡的年輕嬌顏，又驚又喜，小嘴不停地喃喃自語，像是說愈多話愈能肯定事實似的，接著她驚呼著跑進房裡，要確定她「現在」的年紀，這對女人來說太重要了。

「噢耶斯！真的是七年！天啊，女人一生能有幾個七年……」

她左手拿著從包包裡翻出來的古董手機，右手擺弄電子鬧鐘來回看了好幾次，接著坐在床上傻笑著，原來幸福得快暈厥的感覺是這樣。

過了好半晌，殷粟才從重生的喜悅中清醒過來，既然重生了，那她的人生肯定不能再像上輩子那樣糟糕，她得理理頭緒，確定接下來該怎麼做。

一整天，殷粟興奮得像是中了樂透，不時照照鏡子確認現在年輕貌美的模樣，一邊開著電視聽新聞，然後在自己的房間裡東翻西找，後來她看著放在包包裡的工作日誌，屬於這一年的記憶逐漸回籠。

接下來，她坐到桌前整理筆電裡的資料。

「好餓……整理得差不多了。」

瞄了下時間，殷粟發現自己除了去幾趟廁所，也就下午餓得不行時泡了碗麵離開過位子，其他時間屁股都黏在椅子上，現在終於可以休息了。

將自己摔進床裡，她仍感到不可置信，甚至有些害怕這只是一場美夢。

不行，她非常需要宣洩一下這高漲的情緒。

殷粟從衣櫃裡挑了件衣服，俐落地換上，接著她坐到梳妝臺前，沒多久便畫好了完美的妝容，眼角勾起的眼線魅惑人心，她滿意地照著鏡子，撥了撥長捲髮，她拿起黑色亮皮小方包，前後不到二十分鐘便打扮完成，踩著高跟涼鞋出門。

要宣洩當然只有一個最佳場所，她要去夜店！

同時，也要慶祝自己的重生。

只要出沒市區的夜貓子都知道「夜色迷幻」這間 PUB，由幾位知名大牌藝人合開，靠著這一點快速闖出名氣，至今隱隱有市區 PUB 首席之姿。

而這裡也是殷粟最喜歡來的 PUB。

一踏進夜色，雙耳立刻被幾乎要刺穿耳膜的舞曲包圍，炫目的舞臺燈打在瘋狂扭動身軀的男女身上，他們的神情愉悅自得，完全沉醉在音樂中。

殷粟穿過人群來到吧臺前，坐上高腳椅，她性感地勾起唇角，朝酒保一笑，「小

帥哥，給我一杯 **Vodka Lime**，謝謝。」

不出意外，酒保一瞧見她，眼睛立即一亮，奉上帥氣笑臉。「好的，美女稍候。」殷粟的五官天生帶著一股女人特有的嬌媚，但眉間可見一股英氣，讓她的氣質豔而不俗，男人只要看到她，都會生出佔有慾。

她一雙美眸帶著笑意掃過舞池的人，但若是仔細看，她的瞳孔是一片冷靜，她可是經歷了大地震和不可思議的重生，身軀裡住著剩女靈魂，心態自然不可能像二十多歲的年輕女人那樣躁動。

既然老天讓她重生，她一定要好好地再活一次，還要把上輩子的遺憾全部補回來，那個惡人別想再左右她的人生！

現在，她需要暢快地流流汗。

殷粟喝了一口調酒後，一雙修長美腿踏下高腳椅，踩著貓步優雅地走進舞池，精緻的面容散發著一股魅人神情，不少男人停下激情扭動的身體，目光隨著她移動。舞池的人自然散開，殷粟的身邊像有一圈不可侵犯的空間，她隨著音樂擺動身軀，那盈盈一握的小蠻腰和渾圓翹臀徹底虜獲在場男人的心。

沒多久，男人像是一群飢渴的狼群將她包圍其中，她恍若未覺，繼續扭動著她引人犯罪的嬌軀，而她的唇邊帶著性感卻不屑的笑意，刺激著想征服她的眾男人。或許因為競爭對手過多，彼此防著對方早一步行動，殷粟竟然連跳了幾首都沒有一人越過雷池一步，靠近她貼身熱舞，她更加無所顧忌地放肆扭動腰臀。

終於，她跳夠了，一邊用美眸掃過身邊的男人，一邊緩和熱舞後稍喘的氣息，然後送給他們一個意味不明的微笑，踩著貓步回到吧臺前。

她的小屁股才剛靠上椅子，身旁就竄出一個人，她瞥去一眼，嗯……臉蛋身材都算上等，衣著打扮乾淨有質感，絕對稱得上是型男，若是重生前，她會這樣形這個男人一養眼小鮮肉。

「嗨。」男人笑得很自然、很好看。

「嗨。」殷粟唇角一勾。

「我叫喬逸，可以請妳喝一杯嗎？」其實在她一進來時，他就注意到這難得一見的美女了。

「好啊。」她朝酒保一笑，「給我一杯 **Cosmopolitan**。」

「第一次來嗎？似乎沒看過妳。」喬逸對她真的非常好奇。

「照你這麼說，你是長住在這裡嗎？」殷粟調侃道。

「這陣子挺常來的，朋友介紹夜色的酒和美女質量高，不過……妳是我看過整體分數最高的。」他不吝嗇地讚美道，然後等著她接話。

她柳眉微挑，睨了他一眼，沙豬，他以為他是誰，還評斷整體分數咧！她隻手托腮，眯起眼笑問：「哦，我這麼榮幸？那你評分的標準是什麼呢？」

「外貌、衣著、氣質、跳舞、說話。」喬逸清澈的目光帶著欣賞打量著她，頓了一會兒又道：「五大項目平均，妳絕對排名第一。」

殷粟饒有興致地瞅著他輕笑，「嗯，聽起來你的評分標準很客觀，在我看來，你的分數也很高哦。」

其實今天是喬逸在夜色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主動搭訕，也是第一次出現讓他有出手意願的女人，現在看來第一步接觸兩人對彼此都有好感，他發現自己想再多認識她一些。

「真的？那我們肯定合得來。」他朝她眨眨眼，接著又問道：「對了，還沒問美女芳名。」

輕抿了口酒，她勾起唇道：「罌粟。」

「罌粟花的罌粟？」喬逸禁不住詫異，聽起來像假名，少有女孩子會取這樣的名字，這完全脫離甜美可愛的風格。

「嗯哼，要小心會上癮喲！」有毒的花，不過她喜歡這個名字，從小到大這幾乎成了她的別名。

「是男人都甘之如飴。」這是對女人極高的奉承。

殷粟輕笑了聲，咬著唇，語氣誘惑地問道：「你要這樣乾看著我嗎？不做點有意義的事？」

「妳認為什麼事是有意義的？我捨命陪美女。」喬逸暗吸口氣，心想著這女人真是最妖孽的毒花。

她朝他拋了個媚眼，邁著長腿走到舞池，他隨行在後，他清清楚楚看到其他男人對她毫不掩飾的渴望目光，那讓他有點不爽，卻又有些得意，好險他早一步行動。殷粟唇角帶著笑意，環視身邊如餓狼的男人們，她隨著激情的電子音樂擺動身軀，喬逸大有保護意味隨即靠上，與她保持僅一步的距離，隔開其他男人，跟著節奏與她共舞。

她的美眸一亮，小鮮肉舞跳得不錯呀！今天重生心情好，她決定撩撩他。

喬逸看似緊跟著她，但身體上的接觸絕對沒有，他還是很正人君子的，可是下一秒她的手貼上他的胸膛，讓他繃緊的肌肉不自覺一僵。

殷粟繼續火辣熱舞，喬逸將鋼管這個角色扮演得非常好。

她玩興大起，沒想到小鮮肉的反應這麼有趣，而且身材在她的小手驗證下，胸肌很結實，腹肌至少有六塊啊！她隨著舞步一旋，繞到他身後，食指和中指頑皮地順著他背部精壯的線條遊走，見他耳朵逐漸轉紅，她直想大笑，然後非常壞心地靠近他耳邊輕輕吹了口氣。

「你有在健身吧？」

「嗯。」喬逸低應。

「呵呵……好 Man，我喜歡強壯的男人。」

他心喜，「我還有很多優點。」

「哦？例如呢？」殷粟的手沒停下，依舊輕輕撫著他的背肌，感覺他有趣的僵硬反應。

喬逸挺了挺胸膛，自信地道：「高顏質、高身材、高收入、高情商，這樣的優點還滿意嗎？」

「嘻嘻，我再考察考察。」她說完，便繞著他扭腰擺臀。

其他男人看了，恨不得和喬逸換個位置，可身在其中的喬逸感覺她是在玩火。

老實說他覺得自己挺委屈的，每次談感情總是無法長久，他就是沒那麼幸運，遇不到命中注定的女人，再加上他喜歡上夜店喝個酒、和美女聊聊天放鬆心情，花花公子名號就自動套在他頭上多年。

但他自認是潔身自愛的好青年，至少他從來沒有過一夜情，畢竟沒有感情基礎的性愛他並不喜歡，但但但這妖孽的小毒花若繼續這樣撩撥他，他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把持得住……

「你怎麼不跳了呢？難道你不想和我共舞？」殷粟咬著唇，食指很壞心在他胸前畫圈圈。

喬逸吸口氣，握住她作怪的小手，「妳跳了挺久了，要不要去坐著休息一下？」他真怕繼續跳下去會忍不住直接把她帶走。

「好啊。」殷粟沒抽回被他握住的小手，反過來牽著他走回吧臺前。

他暗自鬆口氣，卻又感覺好笑，沒想到他竟然被女人調戲了。

坐回吧臺椅，喬逸體貼地問道：「還要喝酒嗎？喝果汁可以嗎？」

「那就柳橙汁吧。」殷粟從善如流，小鮮肉很尊重女性嘛，不過可別想糊弄她，這是男人欲擒故縱，想讓女人放鬆戒心的手段，姊看多了。

「妳還打算繼續跳舞嗎？」

「你想帶人家去哪裡呢？」殷粟一手支著下巴，美眸瞅著他問道。

「呃，這裡比較吵，我們找個安靜的地方聊聊天，如何？這附近有咖啡廳，還是妳想吃東西？」喬逸清亮的黑眸直盯著她精緻的小臉，若有所思，說一見鍾情太誇張，但是心動肯定是有，他並不希望僅止於一晚的獵豔，他想真正認識她。她風情萬種地瞟了他一眼，「可是我好像喝多了，剛才又跳了那麼久，頭有點暈……」

「那……我送妳回去吧，改天再約。」他很紳士地說道。

「還是……我們找個地方休息？」殷粟眨了眨美眸，她這樣會不會很壞心呀？

「咳，妳想去哪裡？」喬逸發現自己的心跳有些亂。

「不急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間。」她拿起隨身小包包朝他一笑。

「妳可以嗎？要不要我陪妳過去？」

殷粟輕輕搖了下頭，食指在他額前點了一下，「等我。」

「嗯，我等妳。」

在洗手間的大片鏡子前，她整理因為跳舞而有些散亂的髮絲，其實她剛才感覺手心都快出汗了，因為興奮。

上輩子她由於各種原因，從未用這樣輕鬆的心態跑夜店，借酒澆愁的比例還比較高，沒想到今天竟然讓她遇見極品小鮮肉，不過她可是來宣洩情緒的，逗逗看起來還挺順眼的小鮮肉只是順帶而為，再進一步那就算了，明天還得忙著好好規劃重生後的人生大計，今晚跳了舞就能睡個美容覺。

唉，雖然有點可惜小鮮肉，不過……姊姊不奉陪了，嘻嘻。

喬逸左等右等遲遲沒等到她回來，他有些擔心，又坐了一會兒，終於忍不住起身來到洗手間前，問了一個從洗手間出來的女孩，得到的答案卻是裡頭沒人？

他一臉怔愣地回到吧臺前，想著剛才和她跳舞、聊天的氣氛都很好，他才會提出私下聊天之約，而她也答應了不是嗎？

不會出事吧？但是她應該不至於醉得不醒人事。

難道被其他男人拐走了？不會吧……就他觀察，她對男人不假辭色，再說妖孽毒花哪那麼容易摘，會割傷手的。

這麼說來，最可能又悲慘的推斷便是他被放鴿子了。

找了個熟識的人問，竟然真有人見到她離去。

想不到第一次出手就慘敗，喬逸搖頭苦笑，端起酒杯喝盡，心底卻希望還能再遇見那朵小毒花。

第2章

當初喬家是白手起家，從一家小餐廳做到「京瓊飯店」，進而成立「京和酒店集團」，成為五星級飯店的龍頭，這都是因為喬家祖上歷代皆是御廚，皇上、王公貴族等吃喝的珍貴食譜那是喬家的傳家寶。

喬逸身為京和酒店集團餐飲總監兼京瓊飯店行政總廚，他還是喬家的準接班人，掌握著喬家御廚食譜，本身廚藝高超，不過他此刻正皺著墨色濃眉，在辦公室裡等著人。

叩叩。

「請進。」

「總監您好，經理說您找我……」一名年輕女員工推門而入，垂著頭囁嚅道。

「嗯，妳是張月美吧？」喬逸頓了下，用更親切的語調再道：「小美，請坐。」

「謝謝……」張月美戰戰兢兢的坐到辦公桌前的椅子上。

「別緊張，請妳過來是為了那名房客反應的問題……」

他話還沒說完，張月美便驚懼地抬起頭，急著要解釋，「總監，對不起……我……」

喬逸再次親切一笑，「妳先別急，事情我們都調查清楚了，這不是妳的錯，請妳來是和妳說明公司的做法，小美妳放心，飯店絕對不會不顧員工的權利與安全，何況這次還是我拜託經理挑選專員去幫忙服務房客，沒想到會讓妳遇到這種事，我很抱歉。」他坐在辦公椅上，為了表示歉意，他還起身微微點了個頭。

「總監，你你……不不不用這樣……」張月美可愛的小臉滿是惶恐，說話都結巴了。

「這是我們應負的責任，妳別擔心，接下來的事都交給我們，不過還是要麻煩妳出面說明，我已經通知房務處經理，我會帶你們到律師事務所去，這事件會交由事務所協辦。」他打算等一下親自帶她到朋友介紹的一家律師事務所。

「可是那個房客……」

「房客那裡妳別擔心，全部交由飯店處理，絕對不會讓妳受到任何傷害。」喬逸再次保證，事關飯店名譽，絕不能輕視。

張月美輕輕點點頭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日前來了一批外籍商務旅客，為了服務這些貴賓，房務處緊急調派幾位手腳俐落、長得可人的員工專門服務，這樣的服務在飯店是常有的事，只

要是有一定背景、財力的房客通常都能享受，還能擁有私人住房管家。

張月美年方二十，長相可愛、氣質親切，自然雀屏中選，她甜美的外貌引得男房客青睞，想和她來一場浪漫的一夜情，而她為了不得罪客人，笑笑的婉拒，對方卻以為她是欲拒還迎，將她拉上床，她嚇得大哭呼救趁機跑走，男房客相當錯愕，而後感到不滿與生氣，仗著自家背景倒打一耙，口口聲聲說是女方誣陷他，要告她失職和毀謗，事情便鬧大了。

喬逸聽聞自然生氣，竟然想在京瓊飯店鬧事，耍耍脾氣拚背景？呵呵，他喬大少爺非常樂意奉陪，不過他是正人君子，當然一切走法律途徑。

「那小美妳先回去通知經理，待會兒你們在大廳等我，我們一起到事務所。」

「好。」張月美應了一聲，便先離開辦公室。

喬逸親切笑著目送張月美離去，這次去拜訪事務所老闆，基於禮貌他必須親自到場，之後就讓經理或張月美自行前往。

其實這對京瓊飯店不過是小事一樁，是他自己將責任攬上，畢竟是他召集專案員工去服務這些外籍貴賓，他理當負責。

大勝律師事務所是紀鵬創立，他是相當有名的律師，打過不少大小官司，隨著年紀增長和家庭因素，便開了這間事務所當起老闆，一方面培養自己的律師團隊，一方面將經驗傳授下去，畢竟他也不可能永遠披著律師袍。

「你好，我姓喬，和紀老闆有約。」

櫃臺人員查了一下訪客資料，客氣地應道：「好的，請您稍坐等候。」

三人在一旁的會客桌前落坐後，喬逸看看一臉緊張的張月美，安撫道：「小美，這家事務所非常有名也很正派，我會請事務所的老闆指派適合的律師幫忙，經理也會陪著妳的，妳不用擔心。」

「謝謝總監、謝謝經理。」張月美感激地道。

事實上發生房客騷擾事件後她一直不知所措，又擔心被飯店處罰，沒想到老闆這麼挺她，看來她真的幸運，找到這麼好的工作，又遇到這麼好的老闆。

「應該的。」喬逸笑了笑。

這時從辦公室裡頭走出一位氣宇軒昂的中年男人，他伸出手，友好地笑道：「喬先生你好。」

「你好，紀老闆，今天要麻煩你了。」

「不用客氣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請跟我到會議室詳談。」紀鵬豪爽地道。

他的同學特別拜託他幫忙，更何況喬家可是大集團，他自然樂意雙方結個善緣。待眾人客套一番落坐後，喬逸說道：「這位張小姐是我們飯店的員工，也是當事人，事情的原委可由她來陳述。」

「這樣……嗯，請稍等。」紀鵬閱人無數，一看就發現這女孩的情緒不穩，想著在場都是男士，他立刻起身到外頭喊了聲。

「Boss 你找我？」

伴隨著高跟鞋的踏地聲，一道圓潤好聽的女聲響起。

喬逸眉頭一挑，這聲音怎麼有點耳熟？

「Boss 我……」殷粟走進會議室，一看喬逸，難掩訝異，「是你！」

「是妳！」喬逸語帶驚喜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「嗯？喬先生、小粟，你們認識？」紀鵬的視線來回掃著兩人。

「他哦……哼哼，碰巧見過一面。」殷粟用鼻子哼了一聲。

「嗯。」喬逸摸摸鼻尖，美女似乎不待見他。

其餘眾人你看我、我看你的，雖然搞不清楚這兩人是什麼情況，但看起來氣氛不是很妙。

紀鵬可不能讓下屬和客人繼續大眼瞪小眼，他打破僵局說道：「咳咳……小粟，這位張小姐是來委託案子的，妳和喬先生若有其他事，晚點再說。」

「是。」殷粟偷覷了喬逸一眼，沒想到竟然會在事務所遇見在 PUB 對她有企圖的小鮮肉，對方還是委託人。

「這位是我們事務所的律師助理殷粟，由她來協助記錄案件。」紀鵬替雙方簡單介紹後，便示意殷粟開始作業。

張月美在大家的鼓勵下慢慢說出那晚的事情經過，但也因為一切都是在房客的住房內發生的，沒有任何監視畫面可以證明，而現在雙方各執一詞。

看著張月美情緒有些激動不穩，經理接話道：「我補充一下，當晚我得知情況後，立刻上報公司也協助報警，但也因此讓房客心生不滿，對方反說我們誣告。」

「哼，無恥。」殷粟沒好氣的啐了一聲。

在場眾男人聞言，都不由得露出苦笑。

紀鵬沉吟了一會兒，便做出結論，「嗯，既然喬先生信任我們，我們一定會保證張小姐的權利。放心，殷粟是辦這類案件的專員，她經驗豐富，由她來協助相關證據蒐集，有必要可以出面和對方談判。」

「沒問題，交給我吧 Boss。」殷粟最喜歡打破爛男人的假面。

「多謝紀老闆，之後就麻煩殷助理了。」喬逸起身和紀鵬握手。

經理和張月美則是朝紀鵬和殷粟感謝的點點頭。

又是一番客套寒暄後，紀鵬還有公務便先行離去，留下殷粟做後續記錄。

「小美妳放心，這種案子我接多了，男人就是管不住下半身又愛面子，容易惱羞成怒，竟然還好意思反告，有我在，不會讓他成功的，等一下我會先根據妳提供的資料處理，之後有其他需要妳幫忙的地方會再通知妳，妳如果有什麼證據隨時可以和我聯絡。」殷粟自信滿滿，說話間有意無意覷了喬逸一眼。

喬逸和經理聞言，嘴角忍不住抽了抽，這位律師助理對男人的敵意很重啊。

「好的，殷助理，謝謝妳。」張月美訥訥地說完，又轉頭朝喬逸點頭，「總監，謝謝你特地跑這一趟，如果沒事我就先和經理回飯店了，還有工作……」善良的她認為自己應該更努力工作回報這麼好的上司。

「請等一下，還有文件要請妳簽名。」殷粟又覷了喬逸一眼，「唉，出了這種事妳仍要強顏歡笑工作，這種公司真是不近人情。」

老是莫名其妙躺槍，喬逸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裡惹到這位大美女，他忍不住想為自己反駁，「這位小姐……」

「請稱我殷助理。」殷粟勾著嘴角，眼神冷冷地瞪去。

喬逸聳聳肩，「OK，殷、助、理！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其實我接觸過一點心理學，妳剛才的反應有點過激了，這有點像是本身受過某種創傷才會用有色眼光看人……」他似笑非笑地望著她。

他很難不懷疑眼前這個對男人有偏見的她，和夜店那個嬌媚的她真的是同一個人嗎？妖嬈小毒花 VS. 傲嬌女助理，簡直雙重性格，不過實在有趣。

要說殷粟為什麼看喬逸不順眼，這得從夜店說起，她是為了宣洩重生的巨大情緒而去跳舞喝酒，當然以她的條件，被男人搭訕是很正常的，她早就看出喬逸昨晚雖然沒有做出任何不應該的舉動，可也很明顯對她有企圖，她甚至在他眼底看到和其他男人一樣的慾望，不過事情到此結束就算了，誰知道今天竟然在事務所遇見，還這麼剛好帶了個被性騷擾的女員工來，她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男人對女人性騷擾，內心對男人的厭惡便完全克制不住了。

更過分的是，他居然還和她針鋒相對，哼哼！

殷粟的眸底閃過冰冷，美眸眯了眯，勾起嘴角，笑得極為性感，「喬先生涉獵真廣，聽說你是飯店的餐飲總監？現在做菜需要學心理學啊，不愧是廚師中的高手，我真是大開眼界了，呵呵。」

喬逸暗自搖頭，摸了摸鼻子，帥臉燦爛的笑著，他一向憐香惜玉，眼前還是有興趣的大美女，他自然不會為了幾句話而動氣，「殷助理，其實我對心理學真有點研究，如果妳有興趣，不如改天我們一起探討探討。」

殷粟嘴角一撇，他是沒看到她臉色黑得快變成木炭，是沒聽到她語氣這麼酸嗎？他竟然還給她裝傻賣萌，不是說他是飯店高層，上位者不都很會察言觀色、很在意尊嚴嗎？

唉，算她倒楣，遇見怪人還是別搭理得好。

「多謝喬先生好意，不過很抱歉，身為助理的我真的很忙。」

「沒關係，妳總會有放假的時候，我隨時有空。」為了美女，他一向配合度很高。殷粟的嘴角抽了抽，感覺牙癢癢的，拳頭也癢癢的。「我們是不是先以張小姐的案子為重？」

「當然。」喬逸笑咪咪的回道。

「請稍等，我去準備委託文件，等一下麻煩妳簽名。」殷粟朝張月美笑了笑，轉身離開。

輕掩上會議室的房門，殷粟回到位子，打開電腦裡的檔案，做了簡單的修改後列印，她雙手交叉在胸前，精緻的小臉明顯帶著不滿。

奇怪，怎麼會遇見他？前生她可沒遇過他，就算昨晚在夜店碰見了又怎樣，不就是個過客嗎？而且看他那性格，絕對是個超難搞的討厭鬼！

她愈想愈煩躁，不由得咬牙切齒，在內心暗罵。

「小粟，怎麼臉色這麼難看？Boss 的客戶很麻煩嗎？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？」魏軍之走到她座位旁關切地問道。

「哦……不是，我在想私事。」殷粟抬了抬眼，她實在不喜歡這個同事。他理解地微微一笑，「嗯，那就好，如果有需要幫忙的一定要告訴我，別自己硬撐，我看妳最近似乎很累，氣色不太好。」

「我可以的，謝謝。」殷粟抽出列印好的紙張，說道：「我先去忙了。」

魏軍之望著她曼妙的身姿，淡笑不語。

「老魏很辛苦啊……可惜毒花再美還是有毒的。」旁邊滿眼八卦的男同事阿力拍了拍魏軍之的肩頭，嘆道。

「還帶刺！說起來像這種條件好的女人，眼光自然也高，她的個性那麼桀驁不馴，喜歡上她你絕對會吃苦頭的。」同樣八卦的男同事小平附和道。

「小粟人很好，你們別亂說什麼毒花。」魏軍之睨了兩人一眼，替殷粟解釋。

「果然自古都說英雄難過美人關。」阿力搖搖頭，無奈地道。

「我覺得女人還是找溫柔婉約、聽話乖巧的才適合當老婆。」小平勸道。

兩人苦口婆心地勸著，畢竟魏軍之對殷粟有意思在事務所已經不是新鮮事，魏軍之表現得實在太明顯了，照三餐噓寒問暖，瞎子都看得出來，但大家都不認為他能成功，誰教他的對象是那朵毒花。

「欸，我聽說小粟很常跑夜店……」小平湊近魏軍之耳邊，輕聲說道。

「沒想到是朵會交際的毒花，毒性加倍。」阿力語帶嫌惡，他最不喜花蝴蝶的女人。

「不過不可否認她真的很美。」小平有些惋惜，殷粟那樣的性感大美女哪個男人不想擁有，可惜難以馴服。

「別亂傳謠言，這對女孩子是很大的傷害，再說，誰都有想放鬆的時候，喝點小酒也無可厚非。」魏軍之再次展現他的大度和真心。

阿力和小平一左一右拍著魏軍之的肩。

身後的議論殷粟沒有聽見，就算聽見了她依舊能不當一回事，和平常一樣笑得風情萬種，那種只會在背後酸八卦的男人，她鄙視。

「張小姐，這些文件請妳簽名，事務所就正式接受妳的委託。」殷粟將幾份資料放在桌上，說明道。

喬逸饒有興致地坐在一旁，蹣著二郎腿觀察這個讓他動心的女人。

在夜色，她是集眾人目光於一身的魅力女王，性感火熱撩撥所有人的心；在大勝，工作的她專注、認真，美眸裡可以瞧見桀驁不馴，還有對人的防備。

他眸底帶著笑意，殷粟，這朵帶著毒的罌粟花，果真耐人尋味。